



邵敬敏、罗晓英(2004)主张用词类活用解释此类现象。赵贤德(2004)认为,相对于陈述而言,“但是”的这种用法是语用“引述”,“别”对引述性成分的否定“不在传递某种命题内容”,而是对对方的话语表示“强烈的厌恶或不满”的态度。

经查例句出处,我们发现邵敬敏、罗晓英(2004)分析为名词动用的词语(“古典美人”)是跨越了好几个会话轮次,从对方的话语中引用过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赵文的观察更能反映语言运用实际,本身不表示行为的“但是”之所以能够突破句法限制活用为动词,主要由于它是源自毗邻话轮的引语。“但是”在使用时加了引号,可作为旁证。

“别”在例(2)中对做谓语的引语的否定,通常称为“引述性否定”(quotative negation)。引述性否定是较为特殊的引用和否定现象,既与句法结构有关,也与会话方式有关。深入考察此类现象,有助于解决句法和会话的接口问题,深化语法和语用研究。目前关于引述性否定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元语否定”(meta-linguistic negation)展开的,多集中在句子层面(如Horn,1985;沈家煊,1993),注重根据引语的语义指涉对否定进行范畴概括和类型总结(陈一、李广瑜,2014),而将否定和引用综合起来,同时考虑句法、章法和语用因素,针对类似例(2)的语言现象的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本文立足于句法和会话的界面关系,从“别”的句法功能和语义特点出发,结合话轮交替机制(turn-taking system)分析引语为词的引述性否定,探讨语言结构及其运用模式与互动交流之间的关联,<sup>①</sup>主要尝试回答以下问题:辨识、判定引语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引述性否定在句子层面有哪些实现形式,在会话中有哪些类型,它的形成涉及哪些条件和因素?引述性否定的意义和功能是怎样的,和哪些语法现象有关联?

## 二 引语和引述性否定的实现形式

### 2.1 引语的辨识及其性质

引述性否定兼有“引用”和“否定”两种性质。考察引述性否定,首先应参照“别”在例(1)中的用法,综合形式、意义和功能,对引语做出准确的辨识和判断。

通常认为,引语的形成有两个条件:已存在的话语成品及引用行为的实施。如果一方针对他人或自己说出的话实施了复制、重述等引用操作,使得全部或部分语言单位(词、短语、句子等)脱离原所处语境,进入当下的话语中,那么这样的语言单位就是引语。一般根据引用的方式是原话复制还是大意重述,将引语分为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两类。引语呈现时,既可以用引述动词如“说”引导,明示原说话人实施的言语行为,也可以不加引导直接呈现。(徐赓赓,1996)

为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先删去例(3)承接话轮的一个小句,将之调整为例(3')。在例(3')“多吉”的回答中,“别”否定动词短语“说‘应该’”。动词“说”的使用一方面标明“亚东”在始发话轮实施了一次言语行为,另一方面提示“应该”就是从他说的话中截取复制下来的,属于直接引语。

(3')亚东问多吉:“雨这么大,野兽应该不会出来了。今晚还需要安排谁去巡夜吗?”

<sup>①</sup> 本文所用语料均为书面会话,一律注明出处。为便于讨论,我们将引语源出的话轮称为“始发话轮”,引语所在的话轮称为“承接话轮”。例(2)“刘严鹏”和“李鼎银”所说分属始发话轮和承接话轮。

多吉回答：“当然，这是责任。亚东，永远别说‘应该’，疏漏总是出在‘应该’却实际并不是那样的地方。”

假如去掉引述动词“说”，不再明示“亚东”的言语行为，“别”就会直接否定引语“应该”，构成本文讨论的引述性否定。实际上，例(3)比例(3')就是多了一个“别‘应该’”这样的引述性否定结构，补出之后，例(3')的完整形式是：

(3)亚东问多吉：“雨这么大，野兽应该不会出来了。今晚还需要安排谁去巡夜吗？”

多吉回答：“当然，这是责任。亚东，别‘应该’，永远别说‘应该’，疏漏总是出在‘应该’却实际并不是那样的地方。”(夏宁《爱上奔跑的羊》)

可以看出，引述性否定实质上就是“别”对引语的直接否定。按此分析，例(2)的“别‘但是’了”也是引述动词隐含，“别”对引语的直接否定。再如例(4)的“别厂长厂长了”：

(4)庞静静说：“我能有什么高见，您是厂长，办法不比学生多？”

林遥摆摆手说：“别厂长厂长了，静静，以后，还叫林叔吧。”(杜欣兴《逝去的硝烟》)

进一步观察，虽然“别”否定的都是始发话轮中的同形词语，但例(2)－(4)与例(1a)不同。例(1a)中，“别”否定的“走”是承接对话时的复用，与始发话轮同一，仍是动词，做谓语，指向某个外部行为，词性、词义和功能不变。运用删略法检测，例(1a)删除“别”后的“走”就转换成了例(1b)，仍然成立。

而例(2)－(4)中，“别”否定的词语是承接对话时的引用，与始发话轮相比，词性、词义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原起连接作用的连词“但是”，做状语的副词“应该”，做宾语的名词“厂长”，在承接话轮中都突破了句法语义约束，分布于谓语位置，可带语气词“了”，采用重叠形式。从例(3)来看，由于承接话轮中的“永远别说‘应该’”是对前面“别‘应该’”的说明和解释，“别‘应该’”意为“别说‘应该’”，因此引语“应该”功能上相当于“说‘应该’”。换句话说，“别”所否定的引语是以说出来的词替代述说行为，即依托转喻(metonymy)机制，由副词临时活用为表示始发话轮发出该词的言说动词。正由于此，“别”和引语之间的引述动词可以自由隐现。其他两例同此。

运用删略法检测，这三例如删除“别”后的引语，虽然句法上仍然合格，但会因失去与始发话轮的关联而使回应显得莫名其妙。如将例(2)转换为例(2')：

(2')‘别了，你就听从组织的安排吧！

另一方面，承接对话复用时，“别”修饰的指向外部行为的动词后面也可以加表示肯定事态变化的语气词“了”或“啦”<sup>②</sup>，但不能加名词化标记“的”，前面不能加表示不定类指、轻读的代词“什么”。而针对始发话轮引用时，指向言语行为的引语如采用重叠、正反并列等形式，后面可以加“的”，前面可以加“什么”，两者还可以同时使用。试比较添加操作之后例(1)和例(2)的承接话轮：

(1a')\*别走的，咱们一块走吧。 \*别什么走，咱们一块走吧。

(2')别“但是但是”的，你就听从组织的安排吧！

别什么“但是但是”，你就听从组织的安排吧！

别什么“但是但是”的，你就听从组织的安排吧！

② “啦”是“了”和“啊”的复合形式，兼有两者的作用。参看《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767页。

综上,引述性否定的引语在性质上属于 Clark & Gerrig(1990)讨论的合成式引语(incorporated quotation),它一方面被提及(mention),用以展示与始发话轮的关联,另一方面被使用(usage),在承接话轮中作为句子谓语与其他成分发生结构关系。

因此,对引语的辨识和判定应以形式为依据,以语法和语义功能为标准。按照理解的程序,辨识引语应首先从形式出发,观察“别”修饰的词是不是与始发话轮中某个词同形,是否重叠或可重叠,前后是否有“什么”“的”或可添加、替换为这两个词,书面上是否有引号。如果具有这些特点,那么就可以初步确认为引语。然后再分析语法功能是不是做谓语,语义上是否与始发话轮实施的言语行为有关。如果具有这些功能,那么就可以将这个引语最终判定为引语。

参照引语的判别依据和标准,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句法操作,如增加重叠等区别性特征,凸显词的引用性质,将非引述性否定转换为引述性否定(刘丹青,2009)。例如,如果将例(1a)中的“走”改为重叠形式,同时改变它所处的句法环境,后面加上“的”或“了/啦”,那么它就会因指向始发话轮的言语行为而转换成引语,受“别”修饰构成引述性否定<sup>③</sup>:

(1a)别走走的/了/啦,咱们一块走吧。

## 2.2 引述性否定的实现形式

引述性否定是一种有标记结构,标记性主要体现在它一般只存在于句子层面,而不能用于短语层面。从承接话轮来看,“别”加引语构成的引述性否定一般实现为主语“你”省略的祈使小句,我们称之为“引述性否定句”。由于“别”是结构常项,起修饰作用,引语是结构变项,分布在谓语位置,是主要句子成分,因此引述性否定句的实现形式取决于引语的形式以及引语前后的附加成分。

设始发话轮中的被引词为 X,引语的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保持原形不变“X”;二是重叠形式“XX”;三是正反并列形式“X不 X”;四是与同类词对举的并列形式“XY”。引语前的附加成分主要是“什么”,引语后的附加成分包括“的”“了/啦”,前后附加成分既可单独使用,也可组合使用,组成“的/了/啦”“什么……的”“什么……了/啦”“什么……的/了/啦”。

引语的四种形式和前后两类附加成分通常是相容的,这就使得引述性否定句虽然结构简单,但实现形式多样。如果引语取原形“X”,那么引述性否定主要有以下四种可能形式:1)引语前后不附加任何成分,结构形式为“别+X”;2)引语前有附加成分,后无附加成分,结构形式为“别+什么+X”;3)引语前无附加成分,后有附加成分“的”或“了/啦”,结构形式为“别+X+的”“别+X+了/啦”,也可同时加“的”和“了/啦”,结构形式为“别+X+的/了/啦”;4)引语前后均有附加成分,结构形式为“别+什么+X+的”“别+什么+X+了/啦”“别+什么+X+的/了/啦”。

引语前后是否附加成分,附加什么成分,既与句法上的完句要求有关,也与语用上的功能需要有关。当引述性否定实现为第一种结构形式“别+X”时,一般是强祈使性的命令句,如例(5)。除非下文语境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如例(3)。

(5)魏忠贤手擎着酒杯,摇头叹息道,“难道皇上果真是圣人?难道皇上果真不贪声色之娱?难道……”

<sup>③</sup> 这种情况下,“别”后的“走走”无法省略或删除。参上文对例(2')的说明。

“别难道!”客氏打断魏忠贤的话,“难道我们就此罢休不成?!”(赵云声《崇祯皇帝》)

当引述性否定实现为“别+什么+X”“别+X+的”“别+什么+X+的”这三种形式时,谓语部分具有指称性;实现为“别+X+了/啦”时,谓语部分具有陈述性;实现为其他三种形式时,谓语部分以陈述为主,兼有指称性。

与陈述性结构相比,引述性否定句的谓语部分具有指称性时,引语更倾向于采用重叠、正反并列、对举并列这些较为复杂的形式,如例(2)。再如:

(6)苏丰奔回客厅,问苏夏铁门锁了没有。

“锁了,在你进院后就给锁上的。”苏夏一脸疑惑的表情,“怎么了?”

“我……”

“别我啦,这阵子治安不大好,还是小心点好。……”苏夏将哥哥到嘴边的话给压了回去。(海雅阿木《深海水妖》)

例(6)的引语是单音节的“我”,语气词“啦”可以替换为“了”,引语形式不变。如果改为“的”,引语就需要相应地调整为“我我的”“我不我的”或“你的我的”。试比较:

(6')a. \*别我的,这阵子治安不大好,还是小心点好。……

b. 别我我的/别我不我的/别你的我的,这阵子治安不大好,还是小心点好。……

引述性否定的实际实现形式还与引语的区别度有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引语的形式越复杂,区别度也就越高,越便于将词的常规用法和引语用法区分开来,将引语和其他结构成分区分开来。引语的区别度受被引词音节数量的影响。比较而言,双音节的更为自由,引语采用以上四种形式均可,如例(2)的“但是”、例(4)的“厂长厂长”。而单音节的则受到较多限制,以重叠、正反并列和对举并列形式为常,如例(7)的“那、那”。

(7)“你没听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吗?这条街现在被堵得水泄不通。咱们要是下去,连躲都没地方躲。”黄叶鼠觉得他像是从外星球来的。

“那、那……”

“别那、那了,现在我来驾驶。”黄叶鼠表现出了大将风度。(林海燕《猫点点的奇遇》)

厘清了引语的辨识程序及其性质,明确了引述性否定的实现形式,就为我们结合话轮交替机制进行类型考察、分析结构的意义和功能奠定了基础。

### 三 引述性否定的会话类型

引语来源于始发话轮,引述性否定与始发话轮和承接话轮之间的互动关系密切相关。会话时,交流双方通常会依据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轮番说话,一方说完,另一方再接着说,这是常规的话语权交接和话轮转换方式。如果违反这些原则,一方尚未说完,另一方抢着说,就会出现话轮被打断的现象,这是非常规的话语权交接和话轮转换方式。<sup>④</sup>

综合引语来源和话轮交替方式来看,引述性否定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与话轮交替有关,从始发话轮中引用词语加以否定的操作,造成了话轮的非常规交替,如例(2);一是与话轮交替无关,引述性否定是在话轮常规交替之后形成的,如例(3)。会话中,前一种引述性否

<sup>④</sup> 假定交流双方均具有一定的会话能力,能够依据对方的用词用语、语气语调、音量节奏等进行常规的话轮交替。参看陆镜光(2000)。

定的作用在于打断始发话轮,可称为“打断式引述否定”;<sup>⑤</sup>后一种引述性否定不具有打断作用,可称为“非打断式引述否定”。

### 3.1 打断式引述否定

顾名思义,打断式引述否定意味着说话人同时实施引用和打断两种操作,这两种操作所针对的始发话轮的语句,或者是起首句,或者是非起首句。从这个角度看,打断式引述否定可分为两个次类,一是对始发话轮起首句的打断,一是对始发话轮非起首句的打断。<sup>⑥</sup>

#### 3.1.1 话轮起首句打断

说话人可能在始发话轮甫一开始,就通过构造引述性否定进行起首句打断,迫使话语权快速转移,话轮发生非常规交替。这种情况下,引用和打断通常是同步的,被引词在始发话轮中出现的位置,就是实施打断操作之处。

引用和打断的目标词或者是始发话轮起首句的潜在主语,如例(6)的句首代词“我”;或者是在句子形成、话轮建构中起组织引导作用,具有话语标记性质的词语,如例(7)重复使用的指代词“那”。

引用和打断的目标词也可能单用,构成独词句,如例(8)连用的两个“不”均可分析为独词句。<sup>⑦</sup>

(8)尤选荣说:“这是咱家全部积蓄了,你办剧社用得上,你就都拿上吧!”

邸大丑却有些慌,说:“不,不……”

尤选荣说:“别不不了,万事开头难,我没啥帮助你,就家里的一点积蓄,这时候不用,放在啥时候用呀?”(吴克敬《草台班子》)

可以看出,针对始发话轮起首句的引述性否定,实质上是对言语行为的打断,作用在于阻止始发话轮的形成,强制进行话轮交替。引述性否定的这种用法,在例(9)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9)李成贵:别急。你别把没钱了的风放出去,就说还得研究研究再发。要不然,他们的腰杆子就软了,软了,咱们的工程就完了。光靠我们剩下的十来人是搞不好这项工程的,老爹。

刘发福:(有些疑惑)那,那……

李成贵:别那那这这了,您应该相信,工程款迟早会批下来。(胡郁莉《燃烧的太阳》)

例(9)的打断式引述否定句“别那那这这了”,是具有熟语性的“别这那那了”的变体——因对始发话轮的引用而调整了“这”和“那”的语序,这种调整由于彰显了引述性,而使得打断和否定的作用更为直接,更有针对性。<sup>⑧</sup>

<sup>⑤</sup> 本文分析的语料是书面会话,话轮发生非常规交替时,作者都用省略号对始发话轮作了标注。有时还会在承接话轮中用“打断”等词语明示,如例(2)(5)。

<sup>⑥</sup> 打断始发话轮的语言手段有多种(李悦娥、申智奇,2003;匡小荣,2005等),引述性否定是其中之一。截至目前的话语打断研究尚未涉及这一现象。

<sup>⑦</sup> 考虑到它们是连续说出的,我们将之看作一个话轮起首句。针对起首句打断时,始发话轮都非常简短,为便于理解,我们将此节分析的语例拓展到多个话对。

<sup>⑧</sup> 这种对举并列式在会话中使用,会因与始发话轮的关联而一定程度上恢复组合性。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第四节讨论。

## 3.1.2 话轮非起首句打断

说话人也可能针对始发话轮展开之后的非起首句,抓住对方语速放缓的时机,通过构造引述性否定进行话语打断,如例(2)。以下三例否定的分别是始发话轮的“明天”“一定”和“所以”,它们都出现在非起首句。

(10)“没啥,你先睡吧。我想明天的事。你有没有想过:明天,咱们的犁杖下地了;明天,咱们这儿有了拖拉机;明天,……”

二嫂撇撇嘴,说:“别明天明天啦,今天过不去,明天哪里会来!”(张文荣《石聋子》)

(11)方鼎英不好意思地说:“吴主席,在下无能,还没有拿到她的证据。不过,我一定……”

“别一定了!”吴赛男打断了方鼎英的话,“那我就暂时不考虑证据的问题了。其他的事情,回来再说吧。”(陈玉福《女刑侦局长》)

(12)“前几天,总工程师还和我说起周向明,说他最近搞的那个浇铸方案很了不起,为新产品试制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还说,他和厂长都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才能,认为在技术业务上,这是个很理想的接班人。所以……”

“别所以、所以的了!”夫人打断了丈夫的话,“既然如此,你就该早点做些工作,帮助丫头一把,省得夜长梦多,被别的女孩子抢了去!”(程树榛《遥远的北方》)

一般来说,针对非起首句的引用和打断也是同步的,两种操作的目标词一致,以上三例的被引词在始发话轮中出现的位置,就是话语打断之处。个别情形下,引用和打断会不同步。如:

(13)甲:我是说您这脚面的线条太美了,仿佛是一条令人沉醉的曲线,出自达芬奇的妙手,又仿佛是一支美妙的旋律,流自莫扎特的心田,还仿佛是……

乙:行啦,别仿佛啦,我听着直起鸡皮疙瘩。(乔文祥《当心》)

例(13)的引语是“仿佛”,话语打断处的词是它后面的“是”,这表明引用的目标词是“仿佛”,打断的目标词则是“仿佛是”。由此可知,引用和打断虽然可能重合,但实质上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语法操作:引用“仿佛”是话语层面的操作,与这个词的用法的适宜性有关;而在“仿佛是”后面打断则是句子层面的操作,与它在始发话轮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韵律单位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打断式引述否定可以单独起打断话轮的作用,如例(7)~(12)。这种情况下,承接话轮遵循“先打断,后解释”的语句组织原则,引述性否定句是话轮起首句,后面的接续话语是对打断原因的说明和解释,前后语句的功能不同,顺序不能调整。如果变换顺序,将例(7)(11)的承接话轮分别调整为例(7')(11'),就会因居前的解释句不具有打断性,居后的引述性否定句不具有陈述性,句间语义关系不协调而显得极不自然。

(7')?现在我来驾驶,别那、那了。

(11')?那我就暂时不考虑证据的问题了。其他的事情,回来再说吧。别一定了!

打断式引述否定也可以和其他具有相同打断功能的语句连用,共同起作用,如例(13)。又如:

(14)穆淑清回到正房,端了一大簸箕枣儿出来了,说:“这样吧,酒,我们留下。我知道,你们家也不容易,我们送你点枣儿和黄米,五月节好包粽子吃,这个,也算我们的一点儿意思。”

“这，这——”

“就这样，别这、这的啦。”穆淑清把那簸箕枣儿、黄米用旧报纸包了三大包儿，塞进了他那个面袋儿。（郑殿兴《非典型成长》）

这种情况下，承接话轮遵循“先打断，再确认”的语句组织原则，引述性否定句是后继句，具有确认在前语句打断作用的性质，前后语句的功能相近，顺序可以调整。如果变换顺序，将这两例的承接话轮分别调整为例(13') (14')，就会使引述性否定句的打断作用凸显，后面的语句转而起确认作用。由于这是话语打断机制内部的调节，因而前后语句仍是相容的：

(13') 别仿佛啦，行啦，我听着直起鸡皮疙瘩。

(14') 别这、这的啦，就这样。

### 3.2 聚焦式引述否定

非打断式引述否定指在话轮正常转换之后，说话人引用始发话轮中的一个词，用“别”构成的引述性否定。这种引述性否定是单纯的引用操作，聚焦于被引词的用法上。说话人的聚焦是一种遵循选择性原则的展示行为(Clark & Gerrig, 1990)，即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将始发话轮的某个或某些词凸显为焦点，引述性否定的形成就是展示说话人认知识解焦点的过程。基于此，我们将非打断式引述否定改称为“聚焦式引述否定”。

从被引词的性质和它在始发话轮中的功能看，说话人对用法的关注，可能与词的语义信息有关，也可能与词承载的语气语调有关。

说话人对语义信息的聚焦，既可以是在始发话轮中做主语、宾语、谓语的名词和动词，也可以是做修饰语的副词。例如，例(4)是对始发话轮中与“学生”形成语义对比的“厂长”的引述性否定，这个名词的用法是说话人关注的焦点。再如：

(15) 潘姐说：“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其实，这种事儿，有没有都没什么了不得的。年轻人都离家老远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碰出点儿火星子来是难免的。”

“潘姐，别什么火星子不火星子的，没有就是没有。”话已出口，必须否认到底。（冉莹《原草枯荣》）

(16) 好几个战士向大队长要求：“大队长！打一仗吧？”青年奇怪地望望要求打一仗的战士，反而不急走了。

黄明继续问青年：“到相公殿几里路？”

青年：“只三四里路，说来就来，别打不打的，还是快逃吧。”（朱仁、范执中《四明山》）

从这两例的引述性否定句来看，例(15)的说话人聚焦于名词“火星子”的用法，例(16)的说话人聚焦于动词“打”的用法。

说话人对语气语调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始发话轮中的语气词、叹词上。例(17)是对连续两个话对中单独成句的叹词“啊”的引述性否定。

(17) “你以后不用再去樱花馆上班了。”

“啊？”

“明天来公司找我，我有一个新的工作给你。”

“啊？”

“别啊啊了，你快点去换件衣服吧，小心着凉。”汪君焯笑了笑，转身走了。（陈玉洁《衣冠禽兽》）



与例(15)(16)始发话轮内部有多个语句相互支撑不同,此例的“啊”是因在话对中累积使用,触发话轮之间的密切关联而引起了说话人汪君煌的注意,最终将之确立为引述否定的对象。这表明在话轮正常转换时,无论是对语义信息的聚焦还是对语气语调的聚焦都不是任意的,而是有意识的凸显,聚焦式引述否定的形成是选择、确立并展示焦点的过程,是话语层面的操作和句子层面的操作协同运作的结果。

从这两小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别”对引语的否定针对的是言说的适宜性(felicity)或恰当与否,分别指向言语行为的适宜性和词的用法的适宜性,而不涉及命题的真值。

#### 四 引述性否定的意义、功能及相关语法问题

##### 4.1 引述性否定的意义和功能

前两节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依存于交际互动的非线性语言序列,引述性否定不是词语的简单相加或直接组合,它的意义和功能必须结合始发话轮进行推导:说话人通过对处于谓语位置的引语的否定,使之替代始发话轮发出被引词的言语行为,或转指使用被引词的说法,从而达到劝阻或制止的目的。<sup>⑨</sup>这是引述性否定的基本意义和功能。

引述性否定在会话中实现为祈使句时,因所处的话轮语境不同,实现形式不同,基本意义和功能也随之而分化、具体化。第三节讨论的“打断”和“聚焦”是基本意义和功能在会话层面的概括。本节以会话类型为基础,结合句子层面的实现形式和引语的解析,分析引述性否定的具体意义和功能。

首先看引述性否定的两种会话类型。打断式引述否定的引语替代始发话轮发出被引词的言语行为,否定针对的是行为本身,引述性否定的作用在于制止正在实施的言语行为。

针对话轮起首句的打断否定的是言语行为的适宜性,通过否定引语阻止说话人认为不够妥当、不能接受的言语行为的继续实施。这种言语行为可能是性质不明确的言说行为,如例(6),迟疑或犹豫性的言说行为,如例(7);也可能是推辞或拒绝言语行为,如例(8)(14),辩解言语行为,如例(9)。解析这种引述性否定句,关键程序是用表示言说、推辞或拒绝、辩解等言语行为的动词替换引语(李宇凤,2010)。例如,例(8)“尤选荣”之所以用“别不不了”打断邱大丑的话,是因为她认为对方说“不,不”,是在实施推辞或拒绝的言语行为,不愿接受自己在前一话轮提出的给予帮助的建议。如果以“推辞”或“拒绝”替换引语,那么此例的引述性否定句“别不不了”应解析为“别推辞/拒绝了”。其他几例的解析方式同此。

针对话轮非起首句的引述性否定具有打断和聚焦两种性质。有的是针对言语行为的否定,如例(10)(11)(13),有的是针对词的用法的否定,如例(2)(5)(12)。例(10)(13)的引语转指连续使用某个词的重复性言说行为,例(11)的引语转指断定言语行为。由于这种打断具有聚焦性质,因此解析时应在保留被引词的基础上,添加相应的表示言语行为的动词。参考例(8)的解析方式,例(10)的“别明天明天啦”应解析为“别重复‘明天明天’啦”。例(11)(13)的解析同此。例(2)(5)(12)的解析参聚焦式引述否定的例(4)和例(17)。

聚焦式引述否定针对的是词的用法或说法的适宜性,通过否定引语劝阻或禁止始发话轮使用被引词,说包括被引词在内的话。这种引述性否定句在解析时,应在保留被引词的基

<sup>⑨</sup> 这两种情形分别相当于陈一、李广瑜(2014)讨论的“言域否定”和“知域否定”。

基础上,添加表示言说的动词,同时明示对被引词的指称。如例(4)的“别厂长厂长了”,例(17)的“别啊啊了”,应分别解析为“别用‘厂长厂长’这样的词了”,“别说‘啊啊’这样的话了”。例(2)(5)(12)(15)(16)的解析同此。<sup>⑩</sup>

引述性否定指向言语行为和词的用法的差异,与其实现形式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指向言语行为时,引述性否定句的谓语部分倾向于采用强祈使性或陈述性形式,引语前面无附加成分,后面用“了”或“啦”。指向词的用法时,谓语部分倾向于采用指称性形式,引语前后加“什么”和/或“的”。如:

(18)“唉,我说,安总,我都想好长时间了,就是没有张嘴跟你说,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就一个人独身都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挺为你着急的。你看咱们的伊助理怎么样?”

“去去去,说些什么?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了?”安然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就沒容他再往下说。

“安总,别去去去的,我是挺认真的,你只要说有点儿这个意思,那其余的工作都由我负责。”胡总又说道。(刘学文《人算天算》)

此例的引述性否定是对表拒绝的“去去去”这一说法的否定,应解析为“别说‘去去去’这样的话”。引语后加“的”,构成“V的”转指结构,指称包括被引词在内的语句。

引述性否定指向词的用法时,如果引语是正反并列形式,如例(15)的“什么火星子不火星子”,例(16)的“打不打”,那么“别”对引语的否定就意味着对一切可能性的否定。这里的“可能性”显然不是被引词的概念义,而是说话人认为它在始发话轮的使用可能产生的语用含义(pragmatic implication),引述否定的目的就是阻止语用含义的推导。

这可以结合引述性否定句的后续话语加以验证。例(15)的引述性否定指向由于“火星子”的使用而使始发话轮具有的如下语用含义:“这种事儿”难以避免,可能是有的。后续的“没有就是没有”是对否定的进一步强调,引述性否定句和后续话语是一致的。再如:

(19)“钱师傅,我一百二十个希望你是永久的赤兔马,带头飞跑,引起万马奔腾!说拐角马,这只不过是我的担心。老实说,照今天万人大会气势来看,我厂指标的确落八千里之外了。现在我真的要看你的苗头了,究竟……”

“别究竟不究竟了,等你向大家开传达大会时,看我们车床一组的颜色吧!”钱师傅打断老汪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张英《上海的浪花》)

例(19)的引述性否定指向对方虽未说出,实则蕴涵的原委和解释,后续话语是对所否定的语用含义的具体说明,引述否定句和后续话语也是一致的。又如:

(20)四阿哥踱着步,远远望着千叶叹道:“更重要的是,你伤了皇阿玛的心。”

“我知道。”千叶凄然道,“可是我的心……”四阿哥打断她道:“你的心,还是忘了吧。”

“你能忘了你的心?!”千叶想起竺香玉,不由地反唇相讥。四阿哥不禁一怔,却很快望着窗外已近圆满的明月淡淡道:“我早已忘了我还有心。”

十四阿哥急道:“别什么心不心的了,还是想想眼下该怎么办吧!……”(林珑《两生

⑩ 否定词的用法或说法时,往往意味着对可能的语用含义的否定。详见下文分析。

错之尘仙》)

例(20)的“心”是“四阿哥”和“千叶”连续多个话对的关键词,“十四阿哥”通过引述否定这一关键词而否定了双方全部对话蕴涵的价值;“眼下”谈论“心”是不合时宜的。也就是说,引述性否定指涉了毗邻话对的全部话语。

从语用的角度来说,引述性否定还有着较为独特的表达功能:以引语实示言语行为,转指话语成品,可以表达比直接使用某个动词或名词的说法更为丰富的信息,拓展表义的可能性。上文结合语境对引语的替换或填补式解析已说明了这一点。

#### 4.2 引述性否定与相关语法问题

引述性否定在句法上的突出特点就是截取始发话轮中的一个词,临时用作表示言语行为的动词。这种词类活用也是一种“正经文字里很少见,口语里相当常见”(吕叔湘,1992:432)的现象。我们注意到,例(2)(3)等少数几例外,其他多数例子中的引语都没有加引号,这表明在大部分作者的心目中,引述性否定即便不是常规的,也是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一种结构形式。<sup>①</sup>

除了前几节讨论的词之外,始发话轮中的被引成分还可以是词的构成语素或非语素音节,这种情况下,引语的临时活用性质体现得更为显豁。如:

(21)“反正你是个行家。你当过好多次司仪了,大家都知道。”

“黄狗、花猫结婚那回儿,我是干过司仪,不过……”

“别过不过的啦,来吧,啊!没有你可就做不成槽子糕啦!”(鲁芝《小黑狗司仪》)

例(21)做引语的“过”在始发话轮中是表转折的连词“不过”的一个音节,引用之后提升为相当于表示言语行为的动词。因而与其他各例相比,此例的引语在解析时就多一道程序,即需先以词内成分转指词,将“过”复原为“不过”。

作为一种互动回应构式,引述性否定的形成涉及从不依赖交互情景的非引述式到依赖交互情景的引述式的嬗变,这一点可以通过结构的熟语性和组合性之间的关系来观察。“别”可以修饰做谓语的熟语,构成否定句(吕叔湘主编,1999)。熟语具有凝固性和整体性,它的构成成分之间没有组合关系,顺序不能颠倒。例如,“这”和“那”重叠后的对举并列式“这这那那”表示“各种各样的言语行为”时,具有熟语性,可以在句中做谓语、状语。“这”和“那”均不来自上文,语义上是虚指的。如:

(22)从上至下,权力部门整天对社会这这那那的,请问又何不揽镜自照?(刘洪波《在公路上找回人民》)

(23)张凤家务活不愿伸手,一张嘴还整天“这这那那”地瞎指挥。(曹多勇《夏毒》)会话中,熟语性的“这这那那”可以受“别”修饰,构成非引述性否定句。如:

(24)青格里说:“可又怕上面恼撞师长。”

小老头说:“别这这那那,今儿你到底要怎么样?”(张永明《城门》)

但更多情况下,熟语性的“这这那那”的构成成分是对始发话轮的引用,受“别”修饰构成打断式引述否定句。我们在语料库中共检索到“别这这那那”结构45例,其中始发话轮无“这”或“那”的仅1例,占2.2%,即例(24);始发话轮是“这”的37例,占82.2%;是“那”的7

<sup>①</sup> 这是我们所以选择书面会话作为分析材料的主要原因。

例,占15.6%。如:

(25)“吃饭事大,我们只能忍痛割爱了。”

“那……”资凤一脸的不情愿。

“别‘这这那那’了,就这么定了。”彭雪枫把手一挥,又说:“明天你把直属队的马,包括我骑的那匹枣红马,一齐牵到集上卖掉。记着:顾急要紧!”(程效先等《彭雪枫全传》)

虽然这些引述性否定句中的“这”或“那”是确指的,但由于“这这那那”的形式、意义均不变,因此它仍然保持较强的熟语性。

而当始发话轮是“那”,承接话轮以熟语“这这那那”为基式的引述否定回应颠倒“这”和“那”的顺序,呈现为“别那那这这”时,不仅其中的“那”是确指的,而且结构的组合性也得以凸显起来,如例(9)。<sup>⑩</sup>由此推知,有些熟语在形成时可能与引用有关,后来经高频使用而逐渐形式凝固,语义泛化,最终脱离了引用语境的制约,可以自由出现于各种语法环境中。从这个角度来说,熟语受“别”修饰构成引述性否定的过程,也就是因与始发话轮关联而一定程度上恢复组合性的过程。

毋庸讳言,在观察以上所列各个语例时,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始发话轮中的任何一个词都可以用为引语,这种临时活用好像是任意的,不受限制和约束。

事实上,引述性否定的构成虽有一定的主观性,表义上具有特指和强调的意味,不过说话人对始发话轮中词的引用还是有所选择的,这种选择既受话轮交替机制的影响,也受被引词词性和词义的制约。

从引语的来源看,“别”否定的引语必须来自语义上有关联的毗邻话轮,引述性否定的形成受距离约束,而非否定的引述性用法则不需要毗邻话轮的支撑,不受距离约束。如:

(26)编导大段埋怨严守一:“全是你惯的!”

“你老费老费老的,把他抽上架子,看看,现在下不来了吧?”(刘震云《手机》)

例(26)的引语“费老费老”受副词“老”修饰,它的出现与“严守一”的一次提议有关,这个提议出现在好多个段落之前:

(27)剧组开会的时候,严守一说:“我建议,以后我们就不要叫老费了,叫费老。”

显然,由于缺少临近话轮的支持,不能把例(26)中的副词“老”换成“别”,说成“你别费老费老的”。

从引语的确立看,打断式引述否定的打断和引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操作,既有可能同步,也有可能不同步,这充分说明引语的确是选择的结果,如例(13)引用“仿佛”而非“是”。这一点前文已有较详细的说明,此处不赘。聚焦式引述否定的引语或者是始发话轮中语义信息凸显的词,如例(16)的“打”,或者是情态语气凸显的词,如例(17)的“啊”,这种引语的确立当然也是选择的结果。

从被引词所属的类别看,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连词、语气助词、叹词等均可受“别”修饰,构成引述性否定,而数词、量词、介词和结构助词,由于既没有词汇义,也与表达方

<sup>⑩</sup> 对举并列式引语可看作一个引词牵带一个非引词,前者实后者虚。谭永祥(1996:90)将这种形式称为“牵带”辞格。

式、情态语气无关,黏着性、附着性强,自由度小,因而无论哪一类引述性否定似乎都不会以之为引语。例如,例(21)的引语“过”并非始发话轮中“干”后的结构助词,而是连词“不过”中的非语素音节。我们在语料库中没有检索到引用数词“一”“第一”,量词“个”“件”,介词“在”“从”“往”,结构助词“的”“得”“地”“了”“着”“过”等构成引述性否定的用例。

基于以上讨论,引述性否定的构成不是任意的,并不是始发话轮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会被引用作为引语。

## 五 结语

“别”否定引语构成的引述性否定是依存于交际互动的非线性语言序列的,它的形成是句法规则和会话机制共同塑造的结果,涉及引用、否定、整合等多个语法操作。从句子的角度来说,这是否定副词“别”的常规用法在话语层面的扩展;从话语的角度来说,这是以词为单位的引语作为结构成分参与句子构造的特殊句法现象。

本文主要讨论了引语的辨识和性质,引述性否定的实现形式、会话类型、意义和功能等问题。比较词的复用和引用的差别可知,引语的辨识和判定应以形式为依据,以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为标准。引语做句子谓语,相当于表示言语行为的动词,这是转喻机制在语言运用中起作用的体现。引述性否定的实际实现形式与引语的形式和前后附加成分有关,受句法和语用因素制约。从语用属性看,引述性否定可分为强祈使性、陈述性和指称性三个类别。结合话轮交替机制观察,引述性否定的形成与话轮是否常规交替、始发话轮的完成情况有关,按照会话功能可分为打断式和聚焦式两类,其中打断式又可分为针对起首句的和针对非起首句的两个次类。引述性否定是指向言语行为适宜性和词的用法适宜性的否定,它的基本意义和功能是劝阻或禁止某种言语行为和某个词的使用。围绕引语的解析、否定的指向和作用范围,可以明确基本意义和功能在不同句子类别和会话类型中的具体化。引述性否定除了能够将被引词勾勒为表示言语行为的动词之外,还能将不成词语素或非语素音节提升为词。非引述的熟语性引语会在构成引述性否定时一定程度上恢复组合性。引述性否定的形成并不是任意的,引语的选择既受话轮交替机制的影响,也受被引词的词性和词义的制约。

研究显示,引述性否定是句法和会话的接口,句法结构及其运用模式与互动交流、会话方式密切关联。立足于句法和会话的界面关系开展研究,使句法语义分析和会话结构考察有效联结贯通起来,有助于建立更接近语言运用实际的分析框架,深化句法、章法和语用研究。

## 参考文献

- 陈一、李广瑜(2014)“别+引语”元语否定句探析,《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匡小荣(2005)口语交谈中的话语打断现象,《修辞学习》第4期。  
李宇凤(2010)反问的回应类型与否定意义,《中国语文》第2期。  
李悦娥、申智奇(2003)自然会话中的打断现象分析,《当代语言学》第1期。  
刘丹青(2009)实词的拟声化重叠及其相关构式,《中国语文》第1期。  
刘月华等(2004)《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陆镜光 (2000) 句子成分后置与话轮交替机制中的话轮后续手段,《中国语文》第 4 期。
- 吕叔湘 (1992) 词类活用,《未晚斋语文漫谈》,又见于《吕叔湘全集》第六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吕叔湘主编 (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彭可君 (1990) 副词“别”在祈使句里的用法,《汉语学习》第 2 期。
- 邵敬敏、罗晓英 (2004) “别”字句语法意义及其对否定项的选择,《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 沈家煊 (1993) 语用否定考察,《中国语文》第 5 期。
- 谭永祥 (1996)《修辞新格》,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王红旗 (1996) “别 V 了”的意义是什么——兼论句子格式意义的概括,《汉语学习》第 4 期。
- 项开喜 (2006) “制止”与“防止”：“别+VP”格式的句式语义,《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 徐赳赳 (1996) 叙述文中直接引语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1 期。
- 赵贤德 (2004) “别”字祈使句非动词性谓语考察,《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第 2 期。
- Clark, h. Herbert & Richard J. Gerrig (1990) Quotations as demonstrations. *Language* 4: 764-805.
- Horn, R. Laurence (1985)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and pragmatic ambiguity. *Language* 1: 121-174.

## *Bie* and Quotative Negation

Ma Guoya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quotative negation, which is formed with *bie* (别).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 of form, meaning and function, we analyze the recognition procedure and realization form of quotative negation, and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turn-taking system, we divide quotative negation into two types: the interrupting and the focusing. On the basis of speech analysis, we investigate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quotative negation, and discuss the related grammatical questions such as quotative vs. non-quotative, idiomaticity vs. combination, arbitrariness vs. non-arbitrariness, etc.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ormation of quotative neg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work of syntactic rules and conversational mechanisms, where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its application mod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Keywords** *bie*, speech, negation, interaction, syntax, conversation

### 作者简介

马国彦,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篇章语法。[Email: gyma@chinese.ecnu.edu.cn]